專家建言遭遇權力自負

張永生

自由談

「出事官員大多不尊重科學，不知道常識，在山頂開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瘋狂又狂妄！」中山大學地理與規劃學院教授袁奇峰在微博上「炮轟」新近落馬的廣州前市委書記萬慶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自己的一番話非但沒贏來多少「挺」「讚」，還被人譏諷是當時不發炮、事後放空炮，心中好不懊惱。

其實，袁教授有點冤。據媒體報道，袁奇峰在討論廣州環島輕軌議案現場，就表達過不同意見。但有關領導「定了調子」，他那些「不合時宜」的意見自然在報章上難覓蹤跡。雖然他不依不饒，將意見發上了微博，但在「異口同聲」之下注定難逃被淹沒的命運。至於他廣州市城市規劃委員會的委員資格，因爲「不聽話」而被取消更是順理成章。不同意見被摁下，建言資格因之被取消，發生在袁教授身上的這些事情，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專家論證、建言遭遇的共同尷尬。

時下，一些官員習慣於「沒有雜音」，聽到不同聲音就上火來氣；迷戀於「一言九鼎」，甚至對眞知灼見不屑一顧。在他們眼中，所謂的專家論證、建言，不過是走過場，原本就很多餘；即便需要，不過是「幫腔」「幫閒」，此外皆屬多事。媒體報道，廣州市城市規劃委員會原本有常設委員會會議，由於很多項目通不過專家評審而遭裁撤，取而代之的是由市領導擔任主持人，職能部門參與的新委員會。據稱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否決政府議案的情況幾乎沒有了，領導覺得「更有效率、更可控」了。一切皆大歡喜，可決策的科學性、公信力怎麼樣？

或許，我們無須過多地感慨建言專家們的弱勢與無奈，但必須正視權力的自負與驕橫。說實話，一些人被權力烘得頭腦發昏，迷信一把手、一支筆、一句話，覺得權力就是眞理，就像一首歌唱的：「說是就是，不是也是」「說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於是，「拍腦袋」成了「大手筆」、勞民傷財也能利國利民。如果不是被權力燒的，諸如重建阿房宮、在「世界生態寶庫」湖北神農架修建機場、在日軍侵華遺址「萬人坑」上建商業樓盤之類的「奇思妙想」，怎能堂而皇之地擺上枱面？參與論證的專家難道都沒有常識？

「科學、民主是城市規劃的『兩隻手』，不能誰官大誰說了算。在規劃過程中要充分論證，讓專家的意見眞正得到體現。防止規劃決策的『家長制』，避免某些領導幹部肆無忌憚地照顧開發商的利益。」袁教授的這番話，道出公共決策應該遵循的規律。但如果有人傾心的不是科學眞理而是權力「魅力」，追求的不是從衆說紛紜中凝聚共識而是「一錘定音」，在行政權力絕對主導之下，專家論證、建言必然面臨諸多掣肘，實際效果更會大打折扣。

當專家建言遭遇權力自負與驕橫，結果會怎樣？一則報道說，萬慶良是個鐵桿球迷，有足球元老讚他身體條件十分出色，腳下功夫甚是了得，足球意識好得沒說；但也有人說他踢球時橫衝直撞，且無人敢攔。對此，有人評論，領導進球估計最容易，因爲他們往往在不斷「越位」中體會勝利的眩暈，在突破規則中嘆賞權力的魅力。品咂品咂，意味無窮。

對手強，你才能更強　（漫畫）鄭辛遙

好醫生和好病人

易湘壬

如是我見

病人和醫生本應成爲好朋友，因爲他們有共同的「敵人」——疾病。可是，常由於雙方神經過度緊繃，反而發生衝突，放走了共同的敵人。張羽醫生的書《只有醫生知道！》裡講的一個故事很富有啓發性。

一個患卵巢巧克力囊腫的病人，她的子宮內膜異位症長在卵巢上，是最常見的一種病，病人不但痛經，還懷不上孩子。協和的醫生打算爲她做腹腔鏡卵巢囊腫剔除術，此手術不但可以清除病灶，還能改善生育能力。

病人鄰床的病友也患囊腫，但無需開刀。

病人不解，向醫生發問：「大夫，爲什麼她的囊腫在肚子上打幾個眼兒就能切除，我的就非得開刀呢？」

醫生回答：「一國還有兩制，一病當然也要兩治，你懂不懂啊？」

病人馬上火了：「你這什麼態度啊？我要是什麼都懂，還找你們大夫幹什麼呀？」

「我態度怎麼了，我態度沒問題。查房還沒輪到你呢，你擅自打斷別人，懂不懂點做人最基本的常識和禮貌啊？」

不歡而散之後，病人離開了醫院。她向院方投訴，醫生受到停職的處分。病人去另外四家醫院看病，沒有得到她滿意的治療。兩個月後，她回到協和，醫生爲其切除了一個比先前大得多的囊腫。

對此事，張羽這樣想：

病人的共性就是相對脆弱，會比平時更加敏感，更容易受到激惹。知道自己生病後，人都會處於一種相對焦慮的狀態，遇到事情需要決斷和處理時，可能會處理得不如平常理性和周全，很多時候，他們覺得自己不能再控制自己的身體了，進而，他們可能覺得自己對身外的整個世界失去了控制，他們會變得不再心平氣和，不再寬容大度，脾氣特別暴躁。

醫生更應當檢查自己。一個醫生是不能在短時間內改變一個病人的人生觀、價值觀、處事和行爲方式的，但是，一個好醫生一定有能力在短時間內通過交流取得信任，並且使病人在生病這一小段時間內，在做和疾病有關的決定時，聽從醫生的建議並且最大程度地配合醫生。

張羽所言，讓我們思考做個好病人或當個好醫生都不易。實際上，一個好醫生也未必能成爲好病人。張羽有個同事，在協和婦產科裡，許多方面都是張羽的楷模。這位楷模，年輕時不要孩子，但歲月不饒人，有一天她終於成了個生育困難的病人。

好病人要做到兩條，一是要正確看待疾病，二是要正確看待醫生。沒病的時候，小心點，別惹它；病來了，則「既來之則安之」。（頭腦清醒時講此話，輕輕鬆鬆，踐行起來，恐怕有相當難度）人老了，會患「退行性疾病」（一個多麼婉約的名字）。生病成爲常態不足爲奇。你我能見到的醫生，他（或她），和你我一樣，是人，不是「天使」。即使他（或她）滿肚子學問且富有仁心，還要他（或她）爲你看病時感覺好。除了不能喝酒（否則，就是「醉駕」呀），還要睡眠充足，不受煩心事干擾……像協和這種醫院，醫生做人工流產，在子宮裡面動器械全憑感覺「摸着做」，醫生不出差錯，每一次應當都是奇跡。

不久前，我手臂和背部皮膚下出現紅點，很癢，去看醫生。醫生診斷爲濕疹，開了些口服和搽的藥。醫生囑咐我別撓也別用熱水洗。他說，過幾天可能會好，但以後還會犯。醫生的話，既安慰人，又交了個醫生也只能治標難以治本的底。用他的藥，效果甚微。上網一查，濕疹這東西，是種常見病，也是難治的病，醫生對其病因也講不清，只說那是一種「複雜的內外因子引起的遲發性變態反應」。有了這點常識我倒心安了許多——還是做好「帶病生存」的準備吧，既然皮膚已經變了態，只得努力保持脾氣少變態。

曠遠一古城

肖　飛

天南地北

當我置身於新疆的高昌古城，我的嘴竟大大地張着，驚訝得合不起。這是一座怎樣的古城，那麼地曠遠，那麼地洪荒。我頓感自己是多麼地渺小，渺小得如同古城地面上的一粒砂土。這裡是一片海，是時間的海。兩千五百年前的一座城，就踩在我的腳下，不，是我正墜入到這座深不可測的城海中。古城就這麼原始地佇立在沙漠之上，沒有屋頂和窗櫺。古城的屋頂是什麼樣子，窗子又是乍樣，我不得而知。我只是知道，兩千多年前泥巴壘起的建築，承受着漫漫風塵的駁蝕，承受着戰爭、離亂和瘟疫，堅強地佇立，街巷依稀可見，廟台依舊高築。我可以在古城裡按照自己的想像，賦予每一座房屋以生命。當年住在裡面的，應是一群很有身份和教養的人，他們遵守規則，信仰宗教，生活嚴謹而放鬆，有序而自然。千百年來，這裡已經成爲一座無人城，但卻過千年而不死、不腐，分明還連接着古今。我還是我現在的我嗎？不知爲什麼，我竟和這座城有種不期而遇的親近。

高昌古城在吐魯番以東五十公里處的火焰山南麓，始建於一世紀。公元九世紀，回鶻人在吐魯番盆地始建高昌國，作爲西域最大的古城，高昌就是中國西部歷史的標本。我們不可能看到樓蘭古城的隻草片木，但高昌卻給了我們一個清晰的認知。西域的古城是那麼地壯美，湛藍的天空下，泛黃的城池蒼涼地呈現出它的悲情，構成藍黃相映的曠遠的情緒。我曾兩次站在埃及的金字塔下，不曾想，兩地的色彩竟是驚人的一致，這種色彩大約就是古老文明的色彩，是一種文明的傳承。

古城呈不規則的正方形，可分爲外城、內城和宮城，泥土夯築而成的城牆倒塌了，卻在藍天下有種滄桑之美。外城西南角的寺院，體量宏大，庭院、講經堂、藏經樓、大殿、僧房還可以清晰地辨出，我分明已經感覺到衆多的僧人們穿着絳紅色的袈裟，手捧經書，雙眼飢渴地聽着高僧虔誠地講經。公元六二九年的一天，沒有得到唐朝政府的支持，二十九歲的年輕僧人玄奘偷偷地遛出了長安城，他覺得佛教中的很多教義無法理解透徹，他要去印度取經。這樣做在唐朝是要殺頭的，他顧不了這許多，生命與探尋宗教的眞諦相比，後者更爲重要。沒有政府發給的公文，他出不了西域，只能夾在商人的隊伍中隨波逐流，在路上遭到緝拿。是高昌王解救了他，作爲回報，玄奘在高昌講經數月，全城萬人空巷。佛台之上，玄奘的佛教教義字字珠璣，高昌王和衆信徒們從來沒有聽過如此高深偉大的宗教，感覺是上帝賜予了這樣一位宗教的領袖，讓他們獲得新生。人們對他頂禮膜拜，高昌王與他拜爲兄弟，人們想盡一切辦法懇求他永遠地留下來，在這裡誦經講佛，可他不能不走，還有很多的宗教問題亟待最權威的解釋，他必須去佛教的源頭探索和釐清。他一再地推辭，終於重新走上更爲艱苦的取經之路。從此，高昌城的宗教地位日顯，成爲絲綢之路上最爲重要的佛教之城。

我行走在古城中間，像是穿行在古老的歷史之中，雖只有泥牆，不見一物，但分明可以感覺到昔日商貿的繁榮。這裡是古絲綢之路的重鎮，車師、回鶻、突厥以至後來的吐蕃、蒙古等多民族在此雜居，人庶昌盛，從現存的古城遺址依然可以感受到當年這個西域佛國的繁盛。城中街衢縱橫，房屋毗鄰，彷彿看到一輛輛匆匆駛過的馬車上，載着波斯等地的商人從他們國家運來的苜蓿、葡萄、香料、胡椒、寶石和駿馬，他們在這裡交易，接着又從這裡帶走絲綢、瓷器、茶葉、造紙、火藥、印刷術。商人們連吃飯的時間都擠不出來，他們一邊咬着烙好的麵餅，一邊比畫着物品和價格。城中殘留的阿望台上，此刻一定是混居的人們手持各種樂器載歌載舞，女人花姿招展的裝束在高台上輕盈地飛動，將一座古城渲染得熱鬧非凡。幾處院落，還可見彼時的庭院情景，古甕殘片，枯井石階，年邁的老婦和未成年的姑娘此時會緊張地忙碌，她們要爲家裡的男主人準備晚上的大餐，街上的喧鬧一點也不影響她們做好手上的活計。北部宮城內留存許多高大的殿基，只是宮殿不見了，那些帶有異域濃郁風情的大型壁畫不見了，但我卻分明可以聽到從一個個大殿內傳出的歌聲和誦經聲，他們感謝上蒼的賜予，在這裡出現一處如此美麗的生命綠洲。在高昌城北面是一片茫茫戈壁，居民死後大都葬在那裡。生和死，是個不遠的距離。在高昌人看來，陰陽相隔，但靈魂是相通的。

滄桑巨變，古城裡找不到除了泥土建築之外的一點遺跡，難道這裡過去也是如此乾旱，我不信。果眞如此，這裡大量的人口如何棲息。我更願意相信，這裡在古代是一個碧水環繞、樹木蔥鬱的地方。實際也正是如此，古時的高昌氣候溫暖，地處天山南北孔道，絲綢之路北路要衝，這裡自古宜蠶，宜穀麥種植，著名土產有赤鹽、白鹽、葡萄、凍酒、刺蜜、白麵、棉布和絲織品。中西使節、商客和僧侶過往頻繁，成爲漢唐間中西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它的衰亡更像是一個謎，客觀的原因是這裡後來不斷遭受戰爭的混亂，歷經高昌郡、高昌王國、西州、火州等長達一千三百餘年的變遷，終於在公元十三世紀末毀於戰火，逐漸廢棄。但是城的消亡爲什麼會帶來大量的水土流失，是因爲外部的長期乾旱對古城的逐步蠶食，還是因爲古城對水資源的破壞最終導致城市的消亡，我不得而知。不久前我去位於河西走廊的敦煌莫高窟遊覽，坐在窟外的椅子上，看到近在咫尺的黃色沙丘已經逼近這處遺址，我似乎找到了一點點答案。沙漠包圍了古城，外國的掠奪者也在覬覦着古城，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俄國人克列緬茨、德國人格林韋德爾和勒科克、英國人斯坦因，以及日本人桔瑞超等，先後到高昌劫掠走大量的文物。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還有一支德國的考察隊在古城堡內的東南角盜掘出一方「北涼承平三年（四四五）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沮渠安周是在高昌建立流亡政權的北涼王，這裡曾是王室的寺院。此刻，我彷彿看到駱駝載着的滿車珍品正離古城越走越遠，沙土路上留下一排排深深的車轍。充滿着西域風格的歌謠在曠遠的沙漠中回響，穿透時空，有點悲愴，是古城的哀歌。大漠的落日下是血色的黃昏，宗教沒有給古城帶來福祉，卻可以讓每一個逝去的靈魂得以安息。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卡塔爾多哈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三十八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爲絲綢之路申遺，高昌古城作爲最重要的遺址之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從此，古城不會再坍塌，也不會寂寞。無數的遊人會來到這裡遊覽，行走在古城裡，體驗唐朝詩人王維《使至塞上》的詩句，「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並由此生出無限的對先人文化的仰慕，激發起對絲綢之路的一種緬懷和延續。

高昌古城遺址　高鶴雲攝

「紅色土司」楊積慶

許　揚

「楊土司紀念館」是甘肅省卓尼縣的旅遊景點之一，這座紀念館是爲紀念第十九代土司楊積慶而建。楊積慶藏名羅桑丹增南傑道吉，號子餘，生於一八八九年，一九九四年甘肅省民政廳追認楊積慶爲革命烈士。紀念館同時也是卓尼歷代土司的歷史陳列館，館裡一共有二十代土司的相關介紹資料。

楊積慶於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承襲父職兼護國禪師，一九一四年，陸軍總長段祺瑞授予楊積慶陸海軍「五等文虎勳章」並簽發執照。楊曾創辦了卓尼柳林小學，同時還創辦了卓尼喇嘛教義國文講習所，對本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一九三二年，主甘孫蔚如任其爲洮岷路保安司令。一九三五年秋，紅軍長征到達甘川過境，向卓尼屬迭部推進，土司楊積慶沒有執行國民黨軍隊的指令，不但不阻擊紅軍，而且迅速修復已毀達拉溝、尼傲峽絕壁棧道，讓紅軍通過，並開倉供糧三十萬擔以上，爲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向洮岷勝利進軍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一九三七年，駐岷軍魯大昌部以楊積慶私通紅軍、開倉供糧爲藉口，勾結楊部內奸製造了「博峪事變」，將楊積慶及其長子楊琨和眷屬七人殺害，引起當地住民憤怒，聚衆萬人一舉擊潰叛逆。甘肅省政府迫於形勢，任命楊積慶次子楊復興繼任父職，成爲最後一任土司。

卓尼楊土司起自明永樂十六年（一四一八年），至一九五〇年卓尼改爲甘肅省直轄卓尼藏族自治區行政委員會止，曾歷經明、清兩朝和中華民國，凡土司二十代，歷時五百三十二年，是甘肅幾個藏族土司中延續時間最長，管轄地區較大（包括現卓尼、迭部兩縣和舟曲、宕昌、臨潭等縣的部分地區）的土司，管轄人口曾達十餘萬人，在甘肅省、青藏高原和它的邊緣地帶，特別是在藏族群衆中有較大的影響，並曾對西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以及民族變遷產生過重大影響。

遠在唐文宗開成五年（西元八四〇年）前，卓尼土司遠祖噶爾益西達吉被吐蕃王赤熱巴金派到安多地區徵收賦稅，被當地藏漢群衆尊爲首領，定居其間，衍傳多代。傳至卓尼土司始祖些地時，相繼征服了迭部十八族，擴大了領地，逐年遊牧東遷，始抵達卓尼達高坡，繼至卓尼。拓殖其間，披荊斬棘，撫慰兼施，消弭禍亂，成爲卓尼頭人。明永樂二年（一四〇四年）歸隸中原，於永樂十六年（一四一八年），以功授世襲指揮僉事兼武德將軍，這便是卓尼土司的官職起源。

一九四七年，楊積慶次子楊復興應國民政府國防部電調，入南京陸軍大學將官班受訓，後被授予洮岷路少將保安司令之職。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一日宣布起義，洮岷路保安司令部暫改爲西北人民武裝。經改編，楊復興任岷縣專區卓尼民兵司令部司令員兼縣長。一九五〇年，卓尼成立甘肅省直轄藏族自治區，楊復興擔任主任，從此，政教合一，長達五百三十二年的世襲土司制度宣告徹底廢除。

戲曲「武場」

鄧小秋

文化什錦

在戲曲音樂中，分爲「文場」與「武場」兩種。「文場」是指樂器中吹、拉、彈的各種管弦樂；「武場」則是指大鑼、小鑼、板鼓、鐃鈸等打擊樂。過去的戲曲班社，負責板鼓演奏的鼓師，稱爲「打鼓佬」。

在演出時，由「打鼓佬」統一指揮整個樂隊的演奏。他在全劇的進行過程中，掌握節奏，製造氣氛。同時，對於演員在表演時的緩急快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配合作用。

據說，過去有些愛好音樂的帝王，都樂於放下架子，擔任指揮全場的「打鼓佬」。像風流倜儻的唐明皇，就很擅長擊鼓。另外，清朝末年的光緒皇帝，是個有名的「戲迷」，他特別喜歡京劇。有時，他興致來了，也喜歡坐到樂隊中去，充當「打鼓佬」的角色。

在從前，「打鼓佬」在戲班中，是非常受到大家所尊重的。許多著名演員，都會請一些有名的「打鼓佬」進行合作。雙方配合默契，使戲演得更加精彩。在漫長的京劇演出歷史上，曾先後出現李五、劉順、杭子和、王燮元、白登雲等造詣很高的著名鼓師。

其中，如曾拜名鼓師沈寶鈞爲師的杭子和，會戲很多，文武昆亂，均極擅長。早年爲武生沈華軒、武旦閻嵐秋打武戲。後又曾與王鳳卿、余叔巖、梅蘭芳合作。他一向崇敬爲譚鑫培打鼓的鼓師李五與劉順，私下認眞學習。故而在掌握「譚派」的戲路上，極爲深湛廣博，凡「譚派」與「余派」的演員，如王又宸、譚富英、夏山樓主、孟小冬、王少樓、陳少霖、楊寶忠、楊寶森等，都曾邀請他擔任專職鼓師。還有一位白登雲，幼年隨父在梆子班學習鑼鼓，曾輔助著名梆子演員十三紅、玻璃翠、崔靈芝等人演出。後來，又從京劇鼓師郭德順、鮑桂山等學藝，曾與楊小樓、梅蘭芳、王鳳卿、余叔巖、譚小培、郝壽臣、孟小冬、譚富英等人合作演出。一九三四年八月以後，他專任程硯秋的專職鼓師。多年來，熟知程派藝術的內在規律，舉重若輕，在伴奏上素有研究，卓有貢獻。

毛蛤文蛤

王誦詩

飲食男女

一大早，小張就打我的手機：「中午到我家吃海鮮，小胥從海頭帶來新鮮的毛蛤和文蛤。」小胥家住在緊靠海州灣的海頭鎮，那裡盛產海鮮，不過，在縣城青口，離海也不遠，市場上海鮮多的是，我什麼海鮮沒吃過？還稀罕這毛蛤文蛤。

小胥在縣城上班，早出晚歸，這天是特意帶來毛蛤文蛤，在小張家裡做菜請我們嘗鮮。中午，上了幾個小菜，涼拌海蜇，油炸花生米，煮黃豆，醃黃瓜，這也是配角吧，主角還沒上場，我們幾個人淺飲慢酌，說着話，小張忙着，小胥幫廚，不時離席，我就等着主角上場。烤鴨上了，紅燒豬蹄上了，醬香肉絲上了，炒魚片上了，就不見毛蛤文蛤，我有點急，這毛蛤文蛤不過是普通的海鮮，小胥你能做出啥花樣？

小胥起身，到廚房做菜，不一會，端來了一大盤毛蛤，水煮的，什麼作料也沒放，平常做法，只是我眼前一亮，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毛蛤，個個呈三角形，六七厘米寬長，兩片蛤殼張開，蛤殼外面洗去了黑色絨毛，裡面是黃橙橙肥嘟嘟的蛤肉。以前吃的毛蛤，沒有這一半大。小胥說：「這是從親戚家海邊沙灘養殖場扒來的，已經養殖好幾年啦，親戚家和銷售商簽了合同，外貿出口的，得養殖到一定規格，小了，人家不要。」他揀了一隻毛蛤給我，說：「選毛蛤有講究，死毛蛤兩片蛤殼是張開的；活毛蛤，兩片蛤殼緊閉，燒熟張開，新鮮無比，你嘗嘗。」我把蛤肉送進嘴裡，滿嘴都是肉，一嚼，堅韌筋拽，越嚼越鮮。說實話，以前我還沒吃過這樣有咬頭這樣鮮的毛蛤。

不忍釋手，吃了一隻又一隻毛蛤，早就忘記了剛才那些菜的味道，小胥還勸我吃，其實，我也想吃，只是想到，小張的母親和愛人在廚房裡忙着，我們不能把這一大盤毛蛤全都吃光了，也留點給她們嘗嘗，就說吃好了。

小胥又去廚房做菜了，不一會，又在我們每人面前放了一碗文蛤湯，裡面是白色的湯汁，幾隻文蛤，也呈三角形，也有五六厘米寬長，和毛蛤差不多大，只是文蛤的殼是灰白色的，毛蛤的殼表層殘留黑色的痕迹，幾棵小青菜，漂在蛤湯裡，有青有白，盈盈一碗。

小胥催着我們喝湯，喝了一口，簡直要把舌頭鮮掉了。我在縣城，也常喝文蛤湯，怎麼沒有這樣的鮮？小胥笑了，說：「這也是親戚家養殖場裡的，青口市場上是買不到這樣好這樣大的文蛤的。」問他是怎麼做的，他說：「也是平常做法，蔥米薑米蒜米炸好鍋，把文蛤連殼放進去炒一炒，倒進溫開水，燜一燜，燒開，放進點小青菜，提鮮，再適量放點鹽，不用放味精，原汁原味，用你們文人的話說，這是『天下第一鮮』呀！」小胥最後加重了「天下第一鮮」的語氣，頗爲得意。